



女人的 阴谋

殷德杰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十人行丛书

自 传 兼 序

一个作家只有一面旗帜，那就是他的作品。我不愿用广告色来涂抹我的旗帜，因此我不想给自己的书作自序，也不想请人作他序。我只愿打着这面旗帜，让读者去识见它的本色。如果女士们、先生们读后忍不住说声“好”字，我当然高兴；但如果您觉得不好，骂我几声祖宗，我也不恼，反而要衷心地向您致以歉意：对不起，浪费了您的时间！

但一本书没有序好象有悖常规。那么，我就写一篇小传吧，放到书的前面冒充序。

敝人殷德杰，男，1947年9月生，河南省南阳市七里园乡常庄村人。祖籍南阳县谢庄乡大姚庄村，从小丧父失母，跟着爷爷长大成人。1960年，三天不食一粟，家中仅存白酒半瓶，爷爷拿出说：“孩子，酒是粮食精，喝两口就不饿了。”于是该同志接过爷爷递过来的酒瓶喝了一口，但又猛地将酒液喷出，大咳不止。爷爷立时就哭了，说：“孩子，找你母亲去吧，爷养不活你了。”这样，该同志活过了六零年，成了南阳市北郊独山脚下的一名公民。

我父殷朝军，国民党军官。在当伪保长期间，曾多次用自家的粮食为穷人抵租，因此乡民都说他是个好人。不想解放后竟与国民党特务勾结，掀起反革命暴动，于是判为死

刑。父死后，乡民中不断有人得精神错乱症，俗称“鬼附身”，皆言是我父亲附在了他们身上，大哭不止，呼唤我的名字，诉说自己死得委屈。每当这时，乡民就把我叫到病者身边，让我“父”拉着我的手。奇怪的是，这些病人拉着我的手后，便不再吵闹，只是望着我嚤嚤地哭泣，继而就慢慢地熟睡过去。醒后如常人，对前面的事一无所知。我默默地站在“父亲”身旁，“父亲”呼唤我的名字，乡民们催我答应，但我从来没有答应过，只是咬唇不语。待病人入睡后，乡民放我回去，我便藏在家里饮泣。

我七岁入学。因是反革命子弟，经常受人睥睨和欺侮。同学们看见我就唱：“殷朝军，八鸭子（与我父同死者）一枪敲了脑瓜子！”我忍无可忍，遂与一群同学发生恶战。我凶猛异常，独战群雄，殴伤数人，男教师（姓姜）扭我不住，放声大哭。于是我自动辍学。

第二年爷爷哄我再度入学，我不上。我父亲的墓丘就建在我上学的路边，一天几次打墓边经过。每当在学校里饱受了羞辱，或者在村上治好了一个鬼附身的病人后，再经过父亲的墓丘旁时，那种耻辱、悲伤，还有对父亲又思念又怨恨的复杂感情，象洪水一般呛得我透不过气来。我父亲墓丘的墙壁上塌了一个洞。我恨自己的父亲，把所有的不幸都归罪到他身上，可是，却有好几次想从那洞里爬进墓丘，躺到父亲怀里大哭一场。

我忍受不了这样的精神蹂躏。

然而，望着爷爷发红的，期望的眼睛，我还是背起了书包。

我的深沉阴郁的性格就是那时形成的，后来我会划拉点文章，文章的基调色彩也是那时抹上去的。

同时，我对整个人类的同情心也是那时长出来的——渴望他人同情，就要加倍地同情他人。

1963年我考入南阳第一高中，在学校各门功课全优。1968年回乡务农，当一名小学民办教师而不可得。恢复高考后，我兴致勃勃，紧张地复习功课。可是，公社文教办主任是我高中时教政治的老师，他的政治水平很高，他说，德杰，象你这样的成份，还考什么大学呢？回去好好种地吧。于是，我就回家好好种地去了。我手里攥着借来的两元报名费，走到家时，钱被我攥烂了。

我有一种人生走到了尽头的感觉。

但我把消沉紧紧地扼制在意志的深处。我要挣扎，为了妻子和孩子，也为了向世界阐释一种哲学。

我选择了文学。

1979年开始练笔。那一年我共写了二十多篇作品，都被刊物退回。第二年写出了《院墙内外》（《人民文学》81.8）、《儿子》（《汾水》81.4）、《八月十六月不圆》（《萌芽》）等。之后每年都有收获，迄今已发表中短篇小说近百万字。

1983年3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河南分会。1985年元月被《躬耕》编辑部聘为小说编辑。1986年转为国家正式干部。

我雄心不大，已经志得意满。但我仍然渴望同情，因此也仍然悲天悯人地同情他人。我儿时为自己而蓄的泪水流完了，成人后只剩了同情他人的泪水。我变得很坚强，但常常会呆呆地望着毫不相识的人哭丧的队伍，眼和鼻都酸楚得不能自制。

我想，我的作品上涂抹的儿时的基色是永远也抹不掉了。

一九九三年五月十八日

目 录

自传兼序·····	(1)
女人的阴谋·····	(1)
开山的女人·····	(26)
女人心头血·····	(49)
歪歪井有个李窑主·····	(71)
磨盘村的诅咒·····	(174)
刑场芭蕾·····	(223)
村 路·····	(272)

女人的阴谋

一

站在金鸡岗往东看，焦家凹黑沉沉，象莫测深浅的寂静的死湖。再一细看，有几蓬高出东岗地平面的树梢，苍茫之中，枝枝叉叉，象水底的珊瑚树。一两家的烟洞里不时喷出成串的火星，象璀璨的珊瑚珠；但它一闪即灭了，反而衬托出这一片湖水更加死寂，能够吞噬一切的死寂。

站在这死湖——焦家凹村中往西看，金鸡岗后的天空是紫黑色的，象一块烧红的铁，正迅速冷却下去，即将现出它冰冷的铁的颜色。慢着，你再眯着眼仔细看看，从这紫黑的背景上，缓缓地伸出一颗乌黑的驴头，接着驴身子长全了，驴头便不见了，只剩下两只耳朵尖扎在驴脊的两边。驴的身旁走着一个人，当然也是乌黑的剪影，他挥舞着路膊，可以想见，他手里一定拿着鞭子、树枝一类的赶驴用具。

人赶着驴向湖中走来，沉下去，沉下去，慢慢地便不见了。

二

焦家凹来了生人，但这沉静的湖中却没有一点反响。原

先，这焦家凹不论贫富，几乎家家有狗。可是三个月前的一天夜里，魏国柱（注：解放前豫西著名的土匪部队头子）的杆子打这里过，人头还没露出金鸡岗，全村数十条各种类型的狗便狂吠得一片沸腾，及至部队进了村，人畜一空。等到魏国柱在山西发了财，二次回头时，便包围了焦家凹，把忠实报警的狗们杀得一千二净。

少说闲话。且说赶驴贩子进了村，来到一家门前。这家有高高的青砖院墙，门口虽说没有卧着狮子，但高高的朱漆门楼，门脚下压着讲究的云子石门墩，却清楚地证明，这在半山半岭的焦家凹是一个首富之家。他之所以在这家门口停下来，并没有攀富之意，他是看中了门左有两间草棚，正好歇脚过夜。他把驴拴在棚前一棵小树上，朝棚内探探头，空的。他当然不能不打招呼就住下，于是走了十来步远，抬手去敲那大门。“塌！塌！”大门厚实得竟发不出一声共振。

但是，门内还是传出了沙哑的声音：“谁呀？”听声音，这是一个岁数很不小的老汉。

“我，老大爷！过路的。”赶驴贩子赶忙应道。

“啥事？”门开了，探出一个戴帽壳的头来。

“我这驴是玉石眼，赶不了夜路，想借一宿……”

“那不行不行！我当不了家。”

“烦你往里头……”

“不行不行！我们奶奶和少奶奶正生着气哩。”

“那就给老爷说一声。”

“我们没老爷。”

“那就给少爷禀一下。”

“我们也没少爷！”

“那……唉，老大爷，你看，我就住这棚里，又不进院……”

“胡二叔，谁呀？”二人正在争执着，从门里又传出一个女人的声音，问得干脆、响亮。

“走路的！哎，我们奶奶来啦。啊，这个赶驴的小伙子，说要借一宿……”

“哦……出门在外，怪作难的，就留他一宿吧。”

老头这才朝外翘翘下巴：“那好，你就住棚里吧。”

赶驴贩子已经很感激了，但那女掌柜又接着吩咐道：

“胡二叔，世道不平安，咱们的牲口都挪到了院里，叫人家也住院里吧。”

赶驴贩子连连作揖。

三

胡二叔把赶驴贩子引到了西厢房牛屋里，他对刚才自己的冷淡很不安，所以现在显得很殷勤。他替赶驴贩子拴好驴，撒上草，向外张了一眼，表白道：“小兄弟，不是我刚才心不善，实在是……唉，你赶得巧啊，想不到我们奶奶在气头上开恩啦！他凑到赶驴贩子耳边，轻声说：“一个月前，儿子死啦！老寡妇，守个小寡妇，俩寡妇守着一百八十亩家业。自己姓焦的族里闹开了，吵，打，争着当过继儿哩！光今儿一天就有三家来缠着给小寡妇磕头，老寡妇气得站在院里骂：‘我们娘儿俩年轻轻的，你们就抢着吃绝门业来啦！不过！不过！’这一骂，把大家的心都骂冷了，裹在一

堆看笑话：嘿！过也好，不过也好，反正你把家业带不到墓坑里去，到时候不等你闭眼，大家就抢……嘿！你兄弟贵姓？”

“姓屈。没太号，都叫俺屈五。”赶驴贩子友好地笑了笑。

“屈家屯的？”

“对。离你们焦家凹二十里地。”

“那离猴洞街三十五里。你年轻的，干这个苦差呀？”

“有啥办法？家里有老母啊！见天驮这一趟粮食，换两张中央票，比领着她老人家要饭强一点。”

二人正在拉呱的当儿，女掌柜焦三婆趴在牛屋的窗洞上；心中通通跳着向屋里窥视。她看见，这屈五穿得破烂，皮肤倒挺红白滋润；饿得精瘦，但骨架倒挺粗大结实；阔口高鼻，一对双眼皮的大眼忽闪忽闪的，显出精明强干的劲气。怪不得他年纪轻轻的（她估计他有二十岁）就赶着毛驴走南闯北。

焦三婆看得呆了，以致在屈五的左右两边，出现了两个幻影：一个是她的丈夫焦三墩子，一个是她的独苗儿子焦焕祖。他爷儿俩都是又短又小，浑身虚胖，肉不囊囊的，成天咳嗽不止。屋里屋外到处是他们吐的粘唧唧的浓痰。老头子四十而亡，害得她三十五岁熬寡；更想不到她期望“换祖”的独苗儿子竟三十而终，害得她的娘家侄女二十八岁睡冷床。更有恨者，焕祖儿竟连生个男小子的精气都没有，只留下一个又黄又瘦的丫头片子！她常常望着堂屋正中祖宗牌位两边的对联——“左昭右穆千年续，承先启后万代传”——

心中不由得迸发出无名仇恨，同时一泓凄楚的泪水就在圆圆的眼泡里打转。

“呆！呆！呆！”

牛屋里胡二叔和屈五同时高喊，焦三婆猛地吓个愣怔。原来一个不省事的牛犊子伸着头舔小毛驴的屁股，小毛驴屁股一擦，后腿一弹，狠狠地给牛犊子两个嘴巴。

四

胡二叔坐在被窝里，翻着衣服捉虱子。土炕另一头的屈五正在褪着裤子，已经露出了粗糙的白屁股。这时门外一个轻飘飘的声音喊道：“胡二叔！我妈说还剩有两碗饭，叫那个赶毛驴的去吃了。”

不等胡二叔回答，屈五一面失急慌忙地提裤子，一面连声应道：“不吃不吃！不吃！”

胡二叔又是使眼色，又是用脚撞，低声说：“吃！吃！”又大声说道：“这小伙子正吵着饿哩！吃去吧！我们奶奶和少奶奶都是大善人，对穷人可好啦！”又撞了两脚，嗷嗷嘴：

“少奶奶，你等着他，他正穿衣裳哩！”

这屈五一个是真的饿了，再一个是被胡二叔将死了，只得穿上鞋，勒好裤腰带，伸手去开门。门一开，屋里的灯光猛地冲了出去，象一张淡黄的网，突然套住了一个美人鱼。这可真是美人鱼，屈五看见她的脸蛋象鱼肚一样白，绿绸裤子，兰底碎白花的紧身布衫，身体浑圆而苗条。只是她一闪便逃出了网——一闪进黑影里去了。屈五这才感到有点怕，心里突突地跳起来。他跟着她向前走，虽是黑暗中，却再也不

敢抬头看她，只是那牙粉的香气，却是无法阻挡地一股又一股扑进他的鼻子。

厨房到了，又一张淡黄的网从敞开的门口撒出来，她和他都钻进了网里。她掀开锅盖给他盛饭，他局促不安地连说几声：“我盛！我盛！”但却没有动，因为那勺子在她那白嫩得洋蜡般的五个手指里握着。饭盛满了，他端起来说：

“我上外头喝吧。”就往门外的黑影里一蹲，“吸溜吸溜”喝得象扯扎鞭。

堂屋里，女掌柜焦三婆正坐在黑漆太师椅里，脸上发热，心里急躁。媳妇加侄女一从厨房走进门，她就存不住气地问道：“他喝完了吧？”

“喝完了。”媳妇回答。

“这人长相啥样？”

“谁知道。我没看。”

“他白吗？”

“谁知道。”

“他眼睛大不大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唉！”焦三婆长叹一声，从心里到脸上都凉了。她躺倒在椅子上，闭上了眼。从眼睑毛细微的缝隙里看去，儿媳妇象是一段土黄色的木头，晃进了西稍间的内室。她懒散无力地站起来，在祖宗牌位前插上一柱香，望一眼“左昭右穆，承先启后”，怅然若失，不由凄然泪下。

这一夜她久久睡不着，眼前总是晃动着自已同姓户们贪婪的目光，绿森森的，象一群饿狼的眼睛，眈视着她的无人继承的家业。直到鸡叫三遍的时候，她才朦胧睡去；而那位

赶驴贩子，却已爬起床，悄然打开大门，驴蹄得得，登程谋生计去了。

五

第二个日头落入金鸡岗后边的时候，又一个赶驴贩子的乌黑的剪影，向焦家凹的死湖中沉下去，沉下去……

这仍然是屈五。他紧赶慢赶，正好赶到这里天黑，不得不宿下；又因为昨晚与胡二叔谈得很合厚，所以就又向这座高门楼走来。

胡二叔是个小心人，他热合合地把屈五让进牛屋后，就立刻禀女掌柜知道，以卸责任：“奶奶，夜儿黑那个小伙子又来了，你看……”

焦三婆正皱着眉跪在躺椅里，一听，抑止不住忐忑不安的兴奋心情，站起身说：“他又来啦？”

“嗯。”

焦三婆又坐回躺椅，凉凉地交待道：“胡二叔，世道不平安，可要好好盘问盘问，别出了啥岔子。”这种严肃而沉缓的调子，把刚才那副兴奋模样完全遮掩住了，使人觉得刚才冲口而出的那句“他又来啦！”带的是厌恶情绪。

胡二叔说：“问过了。人怪老实，是个安分人。”

“嗯……你把他叫来，我再仔细盘盘他。”

胡二叔答应一声，出门一会儿便把屈五领进了堂屋里。屈五连忙望着女掌柜深作一揖：“掌柜奶奶，我又麻烦您来了！”

焦三婆赶忙站起，显得既豁达又无架子，笑道：“哪里

哪里！我家虽说有点田产，对待穷苦乡亲可是……胡二叔跟我十几年，你问胡二叔。”

胡二叔“嗯啊”着点头，说：“我们掌柜是转世的菩萨。”

“胡二叔，你去招呼屈相公牲口吧，仓里的黑豆料挖点。我留屈相公吃顿饭。”

屈五连说：“不啦不啦！我就怕再麻烦奶奶，所以在路上啃了一个锅二耙子。”

女掌柜不理睬，朝西内室喊道：“翠！你去给相公做点饭。”

“不不不！”屈五从柳木椅子上站起来，扭身叉开两支胳膊拦着二房门。二房门的印花门帘一掀，钻出了翠，好象从一片云彩里探出一轮娇羞的满月，葱绿绸裤，碎花紧身布衫，胸脯胖鼓鼓的，象揣着一盆颤巍巍的凉粉坨子。屈五突然兵退四十五，俩胳膊一搭拉，坐回了原地。他怕碰着她。

翠也退回了屋。她好象看不起这个穷叫花子，稍一推辞，她便真的不去做饭了。

“翠！给屈相公倒盅茶！”女掌柜又喊。

屈五不敢再拦，翠出来倒盅茶放在八仙桌上，又进了屋。

“翠！把水烟袋拿来，叫屈相公呼噜一袋！”

翠又出来摆上了水烟袋。但不等她进屋，女掌柜就同她攀起了话：“翠，你看屈相公高鼻子大相的，多富贵！长相多象你表哥……哦，不象不象！你表哥个子低，脸也凹——对啦！象三月三庙会上咱们看的高台曲里出来的许仙！嘿嘿

嘿……”她看定媳妇的脸，只见她低着头，脸蛋一红，一扭身进屋去了。

“木头！木头！”她咬了咬下牙巴骨，在心里连说几声。

一问一答地又扯了一阵子，焦三婆送屈五到牛屋里，跟胡二叔交待道：“胡二叔，世道不平安，我天天夜里睡不着，听着后院里呼啦呼啦响，光担心有人来偷啊抢的。这一下算巧啦。屈相公说他天天到猴洞街赶脚，就让他天天晚上住咱这儿吧！他吃饭不掏饭钱，住店不掏店钱，咱觅了个打更的，也不给工钱，嘿嘿嘿！胡二叔，把牛屋挪后院，你住那里喂牛代看门，这前院就让屈相公夜里招呼……”胡二叔夸奖道：“切莫小看我们奶奶是个女流，发家之道大着哪！当初这一百多亩家业，一多半功劳得归我们奶奶。你看，分文不花就又觅了半拉伙计！”说罢三个人都笑起来。

女掌柜很高兴。如此一来，事情便可从长计议。但这一夜她却反而通宵未眠。她在苦苦思索着计谋，如何既不言明，又能叫侄女兼媳妇明白自己的意思，偷下一颗传宗接代的种子。唉！老了！倘若自己年轻二十年，退到三十来岁，那事情可就好办得多……

六

第三个日头落到了金鸡岗后面的时候，又一个赶驴贩子的乌黑的剪影，向焦家凹沉下去，沉下去……

这当然仍是屈五，这次他是以义务更夫的身份，毫无拘谨地把驴赶进了高门楼。他暗自庆幸，五年前母亲就曾请人

算了一卦，说他二十岁上运有一转。莫非转机已到，不然会碰到这样的好事？

他很感激主人，夜里很上心，常常睡得正香，就无端地打个寒噤醒来了，然后爬起来趿上鞋，到院里察看一圈。当他第四次察看后刚进屋躺下，有人把门推得哐哐响。他伸手抓住了床头料缸里的痒草棍，喝问道：“谁！”一面就光着脚下了床。

门外是一个轻飘飘的声音回答道：“我妈叫给你送被子来了。”一听说被子，屈五才想起季节已是深秋，象虾一样蜷曲在光板床上，夜里真有点冷。他迟疑了一下，终于去开门。门一开，翠抱着被子要往屋进，他赶忙伸手去接。黑暗中，手背触着了她的身子，温热而柔软，他知道那是什么地方，心里猛地一跳，身上就抖起来，赶紧逃开。

已是初更时分。焦三婆坐在堂屋里，怀里揽着孙女。当她看到媳妇又一去即回的时候，心里又是一阵发凉。媳妇走进门，弯腰来抱女儿，焦三婆突然双眼闪着挑逗的火焰，低低地说道：“翠，你看……我看……那赶驴的小伙子……好象对你有意……”

“哎哟！妈，那赶快把这个孽东西赶走吧！”翠脸上一片红云。她看见婆婆眯细着眼，微微笑着瞧着自己，就又把女儿砸回她怀里，说：“妈，我去喊胡二叔，叫他拿杠子把他打出去！”

焦三婆一把拉着媳妇的手，道：“翠，你看，咱家这一湖片家业，三二十年以后，就都白白地到了人家手里……”她说着落下两行眼泪。

媳妇低下头，难过地说：“妈，都怨我没本事，没生个

小……”

婆婆的眼泪马上化成闪光的火焰，热辣辣地望着媳妇：
“娃儿！只要你能生个小，保住家业，啥羞丑，咱都……粘个蚂蚱（蜉蝣）还得赔疙瘩面筋哩。”

媳妇沉默不语。焦三婆观察着她的表情，猜不透她究竟听懂自己的话没听懂。好半天，翠弯腰抱起女儿向屋里走去，一面喃喃地道：“命里注定，有啥办法……”

焦三婆赶忙站起身追上去，说：“娃儿！有办法……”她一直撵到媳妇床前，附在媳妇的耳朵上小声说：“我去把那小伙喊来……”

“哎呀妈！那咋好意思，我不哩！我不哩！”媳妇使劲把头埋在怀中女儿的身上，羞得要死。

话已经说明白，并且遭到了媳妇的拒绝。焦三婆难堪得满脸火辣，她原来想好的劝她的话，再也无法出口。她呆呆地站了一会儿，长叹一声：“唉！这日子还有啥过头啊！”然后迈着沉重蹒跚的步子向外间走去。

焦三婆来到外间，去拿神案上的铜灯台，准备进里间睡觉。这时，她又猛地看见了后墙上的“左昭右穆、承先启后”，似乎从那里刮来了一阵三九冷风，脸上的热度突地下降了。她在心里埋怨媳妇糊涂，“唉！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！那值几个钱？一百八十亩地又值多少钱？”她端灯进屋，和衣倒在床上。忽然间，从繁乱的思绪中间长出一株叫人麻凉的薄荷来：哎！对啦！这样的事哪有几个人在一起商量的？为什么不叫她“不好意思”呢？嗯，对！

第二天上午，这焦三婆便领上孙女回娘家去了——一座院子夜里就剩下了她和他，看她还“不好意思”不？

七

焦三婆非常焦躁地在娘家住了三天。她到底拿不准自己的侄女兼媳妇究竟是王宝钏呢，还是潘金莲，好几次都想回去看看，但又怕媳妇饭没做熟便叫她回去砸了锅，所以只得忍住，又住了三天。

这天下午她回到了家，借口腿脚困，早早地睡了。当然，她是把被窝当作了掩蔽部和观察哨，两个耳朵支楞着，捕捉着屋外的一切动静。照例是掌灯时分，她听到了大门一响，接着是一阵驴蹄子声。又停了一会儿，她听到了厨房的勺子同锅和碗的摩擦碰撞声。又停了一会儿，堂屋的门栓一呼啦，媳妇领起女儿睡觉去了。焦三婆六天来绷得紧紧的神经“啪！”地一声断了，一股凉气从心底一直冲到头顶。唉！愁媳妇哩！家业要断在你手里啊！

焦三婆辗转难眠。忽然，她听到门栓轻轻地响了一声，好象老鼠蹬着了什么。她屏着呼吸，又听到门脚轻微地“吱扭”了一下。她赶紧下床，跳到窗上往外看，只见一条黑影闪进了牛屋里。她心里腾腾跳起来。是兴奋吗？是！但马上就有一股强烈的羞耻和仇恨袭上心头，使她的心尖产生了痉挛性的阵疼。从此这种阵疼就再也不会消失，久治不愈，日复一日，十几年后竟疼死到这个病上。这是后话。

突然，牛屋里传出一声极其昂扬的驴叫，几乎把整个沉睡的焦家凹都振醒了。西耳房正在熟睡的孙女哇地一声大哭，一边惊叫着喊妈妈。焦三婆赶紧摸过去，哄着孙女，把她抱到自己屋里。